

· 告 · 别 · 二 · 十 · 世 · 纪 · 哲 · 学 · 随 · 笔 · 丛 · 书 ·

DUANLIE DE SHENGYIN

断裂的声音

萌萌·著

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同文字一样是语言的物性
是一种自我显示着的差异性

是个体性的人

在临界状态、悖论经验中
所获得的表达的契机和可能

亦即它能造成说的

间断、沉默、生成、转换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告 · 别 · 二 · 十 · 世 · 纪 · 哲 · 学 · 随 · 笔 · 丛 · 书 ·
· 萌萌 · 主编 ·

断裂的声音

萌
萌
·
著

GAOBI E 20SHIJI ZHEXUE SUIBI CONGSHU

上海人民出版

(沪)新登字 101 号

特约编辑 郑西海
责任编辑 邵敏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告别二十世纪哲学随笔·

断裂的声音

萌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192,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2128-7/I·33

定价 14.00 元

总 序

近来,随笔在全国方兴未艾,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发现,这种贴己的、自由的文体,在写作和阅读中建立起了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方便沟通 and 理解的纽带。但我们恰恰是迟疑着不信任轻易许诺认同前提的沟通和理解。

我们持有一种试探的入思态度和与此同步的写作态度,即既与诗化、浪漫化保持距离,也不在一般意义的人生沉思或玄想里侠义抒情,不在大而无当的问题中徜徉,逃避尖锐地提问和自我审视。

这当然是一种夜行。我们苦于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如此夜行的文字和写作“命名”。

因为我们并没有成熟的、形式臻于完整的文字奉献给成熟的时代和成熟的读者——这里每一个“全称”词都需要限定,诸如“我们”。

“我们”是指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它敞开在未知的、陌生的人群里,那里或许会、甚至一定会酝酿着前面文字和文字形式的颠覆。“我们”是一个虚拟的假设。但是没有这假设,我们几乎寸步难行。

2 总序

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同文体而是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是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时间概念。这套丛书的面世正值“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是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在经历着的。告别二十世纪，在我或我们的理解中，即回答对于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说来——这个世纪意味着什么。

换一个角度说，要摆脱中国文化重复的困境，方式之一，就是要沉淀一些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界限，使我们有可能面对将来。否则我们即使在物理时间中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实际仍生活在二十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就像许多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传统阴影中一样。

这些问题大致涉及到客观真理问题(必然性、连续性、决定论、目的论都属于它的范畴)，理想问题，主体性问题，方法论问题，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既反形而上学本体论、又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个体性问题，以及超验的中立性问题……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归纳。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直接论述的，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涉及到。

事实是，这些问题的深入引起的哲学的革命在西方早已发生，而在中国，它们也已然成为入思的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背景。

必须强调并区分的是，这里所说的背景，可能是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也可能是在问题的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即是指引着、隐喻着超验的个体有限性的界面的敞开。它较之知识视野的横向关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纵横开阔的张力。

我们强调与语言事件相关的个人的初始经验。

即日常语言说的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如果不流失于重复的记忆,那它一定被置换了背景,即它一定是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

这种反身观照已经是语言化的,即经历着既成语言向生成语言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经历和遭遇在二十世纪问题的审视中已成为个体案例的分析,由此二十世纪的问题,即便是西方的问题,也不再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性的取舍,而是一种切身着的问题的表达或表达的契机。

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和将问题尖锐化以冲破传统的努力,文化民族主义的源远流长和历史理性主义的坚不可摧几乎不可能让自律个体崭露生命的头角。

于是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问题意识背景出发,接近着、或者提出了汉语哲学的问题,为着在生存、思维、表达一体的语言中找到问题的生成与转换,亦为着将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中的问题纳入可整合尤可疏导的学术规范,成为在有限的前提下可理解和可沟通的。

向关心、支持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出版界朋友致谢,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邵敏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郑西海先生,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他们的共同努力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

萌 萌

1994年12月4日于海南大学

目 录

上 篇

1. 女人	3
2. 情绪	19
3. 情绪的现象	39
4. 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	55
5. 爱与死	74
6. 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	92
7. 后现代主义和女性问题	99
8. 我读女人	105
“我读女人”之一 俄罗斯诗篇与理想的荒凉	105
“我读女人”之二 我听一只手的低语	109
“我读女人”之三 阳光下的秘密	114
“我读女人”之四 重要的是“我能”	117
“我读女人”之五 时间·梦·真实	120
“我读女人”之六 走向海	122
“我读女人”之七 一种不能忘怀的经历	124
“我读女人”之八 世俗的承担与“不敢”的限度	127
“我读女人”之九 他人的眼光	129
“我读女人”之十 从“冥想”到“自语”	132

中 篇

9. 无语——穿透无聊的期待 139
- “无语”之一 被设定的期待的脱落 141
- “无语”之二 寻找无期待的期待 147
- “无语”之三 声音的记忆 154
- “无语”之四 在语言边缘的倾听 161
- “无语”之五 无语的期待 168
10. 人能守住一个等待么
- 在习惯语、心理时间和无意识的边缘 ... 174
11. 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185
12. 致友人 210
- “致友人”之一 我们想这样告别二十世纪 210
- “致友人”之二 “磕着了” 212
- “致友人”之三 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218
- “致友人”之四 无题 221
13. 关于梦与理想区分的备忘录 231
14. 现代转换中的梦和理想的区分 238
15. 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
- 我的初始经验的记忆和描述 245

下 篇

16. 神性与自我救治
- 在期待的门槛上 261
17. 自跋 274

上 篇

1 女人

上帝说：一个疯狂的精灵，我
将把它引向何处？

一、想象的自溺

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被两个问题搅惑着。

在哪一个时刻，我从襁褓中挣脱出来，成了一个用双脚在地上支撑自己的小姑娘。我开始有了一个最初的、自然的愿望——游戏，即俗话说的“玩”。

我要“玩”。

成人是愿意领着孩子玩的。同孩子玩能使他们回忆起没有任何生活重负的童年和天真的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于是我有了许许多多“玩”的经历：上大街，去公园，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家作客……

每一次高高兴兴地出去，无论到哪，我都一个劲地拽住妈妈问：“玩吧，妈妈，玩呢？”每一次，妈妈都告诉我：“这就是玩。”而我总是固执地说：“不是的，这不是玩，我要玩。”我想不通，上大

街就是上大街，去公园就是去公园，到朋友家作客就是到朋友家作客，怎么是玩呢？执意地把眼前的真实当作虚幻的东西，拼命去寻找心目中的“玩”。

但“玩”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莫名的焦躁中，哭，闹，不仅自己过不去，也不让周围的人过去。

“玩”在这里已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观念。

或许只有纯粹抽象的观念，才能在最终的尺度上显示想象的纯洁完整同时反射现实的琐碎和流逝。在这琐碎和流逝中，一个固执于想象的纯洁完整的人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当然那时的我还远不可能懂得这些，但终有一天，当我独立地走进生活、独立地承担自己的命运时，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宿命的代价。

随后在哪一个时刻，我踏进了校门，成了一名学生。时间对于我不再是可以随意抛洒的。在学校纪律的约束和做一个好学生的要求的支配下，我害怕迟到，害怕上课的钟声响过后再在同学们的注目下走进教室。

但我太喜欢睡懒觉了，喜欢在妈妈叫醒我后再一次沉入梦乡，做童年做不完的梦。而妈妈永远是那样忙。她忙着工作。我却总是在她踏出门槛的前一刻惊醒，一旦迟到的念头像闪电般地闪过，便一下子陷入雷鸣般的恐慌之中，跳下床，堵住门，不由分说地哭叫：“赔我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要妈妈赔时间，认真地将想象的虚幻当作真实。

这种在直接和具体中要求纯粹抽象和把纯粹抽象当作事实要求的怪癖，加上极端的好强任性，使“不能迟到”成为永恒的内

心要求。

肉体障碍是难免迟误了，转嫁于人，或遗憾，后悔，要赔偿这迟到的损失，而这种赔偿的内外消耗只是造成加倍的迟误。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一个破坏性后果出现，一切暂告结束。

这就是我最初的问题：纯洁完整和时间。它们互为里表，像我的命运一样。它们甚至不是我面对的，即不是一个对象，而就是我自身的情绪或情结，是在我的生命中流动着、缠绕着的神秘之域，真实地牵动着我的整颗心的焦虑。

这种焦虑隐含追问无限的渴望，它或许可以激发生命的激情，因而可能孕育寻找新的东西生成的契机，但更多的时候却给灵魂带来不堪其扰的纠缠。

企求极高的心，总是要求完整，要求纯洁，乃至要求到这样的程度，宁可破坏或放弃。

因为事实上，这种几乎绝对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它作为高悬的目的对人生有无限希望的意义，但它实际上仅是一个观念，因而只具有观念的意义而已。在事实的世界中，在每一件事的具体处理上，当这种观念的意义一旦被当作现实的尺度时，错位和失误简直不可避免，于是任何微小的差错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哪怕一点小小的差错也会破坏了纯洁的完整的要求。这差错是不能容忍的。它愈是微小愈是不能容忍。它必然造成强烈的惋惜和悔恨。这强烈的惋惜和悔恨同时就会强烈地夸大小小的差错而造成更加强烈的惋惜和悔恨。这是一种迅速扩展的恶性循环。

因而纯洁完整已经成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破坏它不能维持，然而破坏了它同样也不能维持。这就是我生存的困境。

它最集中地体现在时间感觉上。

我也说不上我已浪费了多少时间。

从小学到中学，高一还没读完，我就像我的所有同代人一样，被一场巨大的风暴卷入社会。革命使任何属于个人的时间都消失在了时间的总值，或更准确地说，消失在了社会时间中。

紧接着，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人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我是在穷乡僻壤渡过的。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换中，每一天就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天没亮起床，烧火、弄饭、上工，中午吃一顿极简单的午饭，然后再上工，天快黑了收工，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收拾完就该睡了。唯一不同的，是每天上工的内容，即活路，它全然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千百万人这样生活着，那是真正的集体的行动。对于我来说，只有读书，是属于个人的，但这属于个人的读书只能挤睡眠时间——每天深夜在煤油灯下坐几小时，甚至通宵达旦……

尔后我有幸进入那个穷乡僻壤的“最高学府”，我以为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用白天整块的时间读书了。这个名正言顺的需要，不仅是为着别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我需要自己支撑起自己的理由——在那样一个以劳动和革命（劳动也是革命）为唯一美德的时代，读书是需要理由的。但那里仍然是劳动和革命，仍然是集体：集体开门办学，集体劳动，以及各种没完没了的集体活动。时间是别人安排的，宿舍被各种年龄、经历、性格的同性别同学挤得满满的，用不着操心，更没有空闲让你逗留于你自己选择的书本中。更何况，那时能选择的书是那样地少得可怜！

1979年，已近而立之年的我，才真的又走进了学校，真的开

始读书了。我说不清在13年前匆匆离开中学到13年后又奇迹般地跨进大学研究生班这之间漫长的岁月给我留下的得失究竟应如何评价。但有一点清楚地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力已无法承受多方面的时间错位给我带来的整个生命的紧张感。

与小学、中学时代相比，这已是全然不同的读书。它的时间要求已不在“不能迟到”的纯粹外在形式的约束上，而是倾注在每一个单位时间内在的密度中。它是一种真正内在的紧张感，因而它的被追逐的恐慌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

于是无论在日常的琐碎中已经抛洒了、还要抛洒多少时间，在内心的要求上，时间已经紧迫到了没有时间的地步。

这“没有时间”有两层意思。

日常语言的意思：

我没有时间了，一分一秒也不能放过。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我的要求和期待。我已不能忍受任何微小的损失，只要被外在的时间打断一下，心理时间便飞逝而去。

再一层意思是解释学的：

时间呈凝冻状态——没有时间的流动，时间停滞了。换句话说，时间的延续以停止的形式出现。这时内心充满着使这样一种时间具有永恒性、永驻性的渴望。

生命的紧张感就这样造成了一种心理症。

这种心理症的直观表象即内在时间和外在时间的失调乃至脱节。内心时间因为期待或全身心的投注，可以无休止地停止或分秒不能放过。而外在的时间却在均匀地流逝。换句话说，那被外在时间所包容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和事件，会不断地打断内心时间的期待和投注，而造成在自我加强中不堪忍受的紧迫感和紧张感。

这里,心理时间似乎取得了一种绝对的地位或尺度。心理时间,事实上是无限的。正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实际上任何有限都会使它失去从容。它导致了一种对外在时间的忽视,即一种极度紧张中的松弛、一种过份期待中的放弃。

我终于发现,在心理时间中耗费的时间,累积起来已是惊人的数字。当然有获得,但毕竟那获得充其量只是心理财富,它们还没有转化为外在的时间,以可见的形式,一点一点地巩固下来,即构成一个个有意义的事件。

也许只是在濒临绝望时我才懂得:重要的是把内心时间转化为外在时间。这是充实和升华。因为内心时间是无限的、抽象的、无法满足也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它是造成无限度紧张的根源。它将情绪整个地调动到对时间本身的感觉上,使意志瘫痪于一种完全封闭的内心弥散状态。那是一种想象的自溺。

内心时间向外在时间的转化,才能使内心时间获得可感觉的直观形式而使内心时间得到保证,以恢复更深刻的宁静、踏实。

也就是说,不要空洞的、事实上是空洞的想象,因为它是无止境的苛求。

要投身到现在时中去,投身到有限性中去,投身到内心时间的直观形态中去,平凡得混沌的事件,才是比想象更坚韧的真实。

二、生命的断裂

人一生中,并不是每一时刻,生命,都在生命凝聚起的整体感觉之中。

生命原本是破碎的。它的各种需求把它分割在衣、食、住、行，社会历史乃至文化的各个层面上，构成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日常的世俗生活。

并不是一抬手一投足都具有意义或能赋予意义。

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一抬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却是一种不真实。

但我长时间地无法弄清这之间的界限。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和历史责任感使得我们对“意义”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亲切。我们是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失去的是太多了。在纷繁的历史事件的千变万化和转瞬即逝中，“意义”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着。

而立之年早已过去，不惑之年即将到来，伴随的却是依然不成熟的困惑。这种困惑在时间的追逼下已成为一种无所措手足的困境。

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

我只知道曾有过的感觉——

我从无边的黑暗走来

向无边的黑暗走去

只有想象投射给我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走着，凭借着想象的光明，仿佛走了几个世纪，但终有一天，我会问自己，那投射给我光明的想象究竟是什么呢？

我经常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口，白天，夜晚，看窗外纷扰的人群或灯火。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这样如期待般地注视，隔着透明却不可逾越的玻璃。在这玻璃之外，人群或灯火是那般遥远，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我只是这样固执地站着，仿